

- B2 “天人合一”冲击仿生旧意识
- B3 水墨问题和时代诉求
- B5 摄影和鸟语: 只要给我一个家
- B6-7 上海美术作品进京展作品选登
- B8 读蒋昌一油画新作《张充仁与巴金》

Art Weekly
国家艺术杂志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491 期 | 2013 年 11 月 2 日 星期六 本刊主编: 黄伟明 责编: 文 清 视觉设计: 戚黎明



■ 这也是行为艺术, 你看呢? 陈明新 摄



■ 他们两个谁更帅? 趴着的雕塑与站着的行为艺术家 相得益彰 兰翔 摄



■ 一只手支撑着一个人的行为表演, 看来是功夫, 实际上是一眼就看穿的噱头 那人 摄

● 题内话

谁认可?

◆ 黄伟明

行为艺术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生态,有其独特的生存价值和空间。尽管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但总体而言,近年来行为艺术发生的种种让人碍难首肯。

固然,行为艺术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行为艺术家走上街头、走进地铁,观众往往还成了其作品的群众演员,共同去完成艺术作品。但所谓的行为艺术挑战道德甚至法律底线者常有发生。澳大利亚行为艺术者将在新天地构玻璃屋表演“全透明”生活的消息引发众人关注,然而后来不了了之,原因为何?还是政府不认可,老百姓不习惯所致。

行为艺术家谢德庆在 1980 年至 1981 年间,每小时都用普通打卡机自我打卡一次。这一年,这位艺术家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忙的人,无论吃饭、睡觉、工作,只要闹铃一响(一小时一次),他就立刻打卡。这件名叫《打卡》的行为艺术作品背后的艺术灵魂是什么?恐怕答案很难一致,但它受到好评却值得研究。它将观众拉到了熟悉的环境中,才让观众感到惊喜,而非惊吓。

无论社会怎么开放怎么自由,当代艺术的核心字眼还是“艺术”。行为艺术同样不能违背社会公理,不能污染公众视觉!艺术表现的目的、欣赏者的印象都应该是美好的,行为艺术就是艺术本身,而不是为达某些目的使用的手段;行为艺术应该趋向人文主义的真善美,趋向人性的健康和阳光。

以上海为例,由于城市本身的环境氛围和人员构成等都很复杂,城市文化作为凝聚城市力量的纽带就显得格外重要。良好的、积极的、充满正能量的行为艺术其实非常适合这座多元化的活力都市,行为艺术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它更能反映出城市当下的文化想象力,请不要将它们一竿子打死,用心选出那些适合的、生活的、让人习惯的,不是更有价值吗?

要想在街头看到更多好的行为艺术,还需政府更多的助推,以及表演者自身对城市环境更积极的保护。

如何提纯行为“艺术” 请先认准公共环境

◆ 陈守文 (本刊特约评论员)

10 月 20 日在北京 798 艺术空间站落下帷幕的 Open 国际行为艺术节,今年已举办到第十四届了,然而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行为艺术在国内却并不吃香。加上近年来一些风靡一时的街头行为艺术中国版本的“标新立异”,很难让国人打心眼里重视它。行为艺术究竟是为市民带来惊喜,还是在不断地挑战着道德的底线和法律的神经?

艺术行为还是行为艺术

何谓行为艺术?行为艺术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构成的一门艺术。其内涵必须具备以下 4 项元素: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及与观众的交流,除此之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

行为艺术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现代艺术形态之一。因为行为艺术常常采取夸张的表现手法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这些行为有的看上去很美,但有的则叫人不适,甚至不寒而栗,因为那些行为是不正常、不艺术的。

公认的行为艺术最早推动者是法国人克萊因。1958 年,伊夫·克萊因在裸体女人身上涂满颜料,然后让其在画布上滚动着作画;随后,他又在 1961 年的实验艺术节上创作《坠入虚空》,作品是自己纵身从二楼跳下。从那以后,行为艺术家大都以自己特有的艺术创造行为过程展示,把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从神圣的殿堂中拽出,拉到普通人眼前,平淡替换了蒙在艺术头上高贵神秘的面纱。

需要指出的是,行为艺术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艺术,它既不是政治事件、商业演出、绘画雕塑等艺术行为,也不是文身等亚文化行为,更不是绯闻或恶搞。正因如此,20 世纪七十年代的行为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说:“不以艺术为目的的人类行为决不能被称为行为艺术,以艺术为目的的人类行为也有可能仅是艺术行为。”

城市里遭逢边缘化境遇

不容置疑的是,行为艺术者用身体展现思想的过程中,往往触及人们审美的底线,甚至触及道德的底线,挑战法律的容忍力,所以在城市里,他们的边缘化处境很是鲜明。

如果你在街上看见了那些真人身上涂得五颜六色,摆出各种 pose 的,那是行为艺术中的活雕塑艺术。这些人在人流滚滚的地方拄着文明棍、绅士帽,从头到脚涂满土黄、银灰、古铜的颜色,纹丝不动,或者出其不意吐一下舌头,吓你一跳。最近,西方各国的“僵尸漫步”则是极度夸张化了的行为艺术:成百“僵尸”走上街头,他们个个面目狰狞,有的血肉模糊,甚至肠子在长长的血口中清晰可见。猛一看见,路人十有八九魂飞魄散,连“僵尸们”自己也觉得“好在这种放松方式一年只有一次”;西班牙街头最近流行的“纸刀杀人”同样夸张而恐怖,这是由西班牙艺术家玛利亚·卢汉和沃尔夫冈·克鲁格共同创造的。

在我们的城市里,说不定你哪天也会撞见了行为艺术:南京路上的“秀色可餐”,一名青春靓丽的外国女孩紫色抹胸短裙,躺(侧卧)在两米直径的盘子里,供人观看拍照。“清晨抬头一看,一个赤身男子手扒着楼顶吊着,真是吓死人了!”这是被“受伤天使”吓着的居民说的话,可是这样的天使同期还在闹市的多处出现;“超人”、“熊人”、“木乃伊”、“粉红男郎”、“公鸡兄弟”,甚至 30 多吨苹果摆在广场上,再让一台压路机上过去碾轧,无不让普普

通通的我们连呼“毁三观”,不少人说:“可惜了,要是发给我们吃多好。”

借鉴大师“行”中国特色

可是,城市里,行为艺术的边界在哪里?我们的城市能否接受行为艺术?比如纽约“户外女生半裸通俗小说鉴赏协会”每年 5 月份都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在纽约许多公园、广场等地“裸胸”享受日光浴并“性感阅读”;欧美的性观念和行为习惯及这样的行为艺术在我们这里往往就遭人群起而谴责了。

由此可见,公共场合实施的行为艺术,往往与我们司空见惯的现实大相径庭;而优秀的行为艺术总是以正常行为的陌生化和反常行为的意图化表达诉求,观众没被吓着而是欣赏了,才会触动反思生活的神经。

纯的行为艺术又如何?我们还是来看大师们怎么做。克萊因把一幅刚画完但未干透的画罩在车顶上,以一百公里的时速沿着高速公路狂奔,寻找“速度所产生的风、雨和太阳在表面留下它们的痕迹”,折腾后的画被他命名为“宇宙的产生”;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被称为当代行为艺术之母,她的眼里“艺术必须是美丽的,艺术家必须是美丽的”,她的行为艺术近乎癫狂。就说她最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艺术家在场》中的表现吧,她每周 6 天、每天 7 小时,一动不动地坐着,游客可随意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跟她对望。于是,有的游客在她对面坚持不了几十秒,更多的坐了几分钟便无趣地离开了,也有的游客跟她对望一整天;有人做鬼脸,有人故意挑衅,甚至有一名男子把假枪搁在她的脖子下。据统计,共有 1400 名游客尝试“干扰”她,无功离去。直到 586 个小时,分别 22 年的男友乌雷与她对坐,雕塑般的她开始浑身颤抖着泪流满面。他们伸出双手,十指相扣,在分手 22 年后,终于达成和解。第一个与她对坐的助手阿妮娅·利夫廷说:“我爱这次深奥的艺术颠覆。”